

【台灣文叢】

神妻

劉枋選集

侯榕生選

台灣文叢



神

妻

——
劉枋選集

侯榕生選

文藝風出版社

本書編輯 思 甘
版式設計 陳未紓
封面裝幀 寧 健 斯 卡

神 妻——劉枋選集 台灣文叢 侯榕生選

著 者 劉 枋
出版者 文藝風出版社
LITERARY TREND PRESS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號地下
發行者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
凱旋工商中心 8 樓 C 座
承印者 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 次 1988 年 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62-286-008-7

© 1988 Literary Trend Press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台灣文叢》編輯委員會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列）

也斯 水晶 白先勇 李歐梵 非馬

周策縱 施叔青 洪素麗 洪銘水 侯榕生

夏志清 馬漢茂 唐德剛 曹又方 莊因

陳若曦 許達然 張錯 彭邦楨 喻麗清

葉芸芸 葛浩文 鄭愁予 劉紹銘 戴天

叢甦 藍菱 聶華苓

主編·潘榮



● 劉枋近照（1985年夏於日月潭）



● 植物園留影（1951年春）

● 攝於左營（1952年）

● 與林海音（中）、胡蝶（前）在一起。（1963年冬）



● 出席作家會議（左起：艾雯、蓉子、趙文藝、劉枋、趙淑敏）
● 致詞（1980年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
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
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

目次

1 序（侯榕生）

3 車後

13 愛的告誡

37 我的初戀與表叔結婚

54 神妻

69 歸納・演繹

80 抉擇

91 姐妹倆

102 迴瀾

115 茶之夢

126 在車上

137 深夜黑貓

西山雙僧

劉枋小傳

劉枋著作年表

● 序

侯榕生

去年，大概是七八月吧，潘先生由紐約抵貓廬，一來清談，二來略有辭行之意；學成歸港，即將回到原來工作本位上去了，小潘——朋友們都這麼稱呼他——談到回香港後，計劃出一套台灣作家叢書，要我舉薦幾位在台灣出名的老作家以壯聲勢。首先我就想起劉枋大姐來了。

劉枋，山東人，久居平津，在寫作上成名甚早，遠在北平淪陷八年的時候，那時，我還是初中生哪，就曾看過劉枋的作品。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永和某友人家，見到這位身材高大的女作家，人家首先站起身子，自我介紹道：「我叫劉枋。」京白，聲音宏亮，一聽就知道是個爽快的燕趙女俠，我們訂交自此始。

老大姐爲人痛快淋漓，不會轉彎抹角，重言諾，「雖刀山油鍋吾往矣」，因此，最近幾年，在生活上遭到了很大挫折，現居高雄佛光山，爲佛門弟子講講中國古文學，並爲該山的《佛教》月刊盡編纂之責，生活平靜中帶有「禪」味。

此次所用的作品，均爲劉枋大姐自選，再由文藝風出版社選用者，其風格明朗一如其人，在數十年來寫作經驗中，其單調一貫如始，對人生看法，自有其個人見解，文學作品不同於社會言情小說者，就是看後能給讀者掩卷深思，頗有回味的意境，劉枋的作品，即有上述功力，故樂爲之序。

一九八六年夏

● 車後

「喬阿姨，坐好。別怕，我不騎太快。」李朋說。

「沒關係啦。我坐機車的時候，你還沒摸過機車呢。」

「真的？」李朋這孩子夠壞，話聲未了，一放油門，車子急射出去。

「你要考驗我？壞孩子。」跨在「野狼」後座的喬亦雲雖然表現得好像穩如泰山，但心中却着實嚇了一跳。她不禁用手抓緊了李朋的堅實的雙肩。

「別抓我的肩膀，最好摟我的腰。」李朋回頭笑笑，一臉孩子氣。

「放心走你的，都不用啦。」喬亦雲鬆開手。在車子平穩進行中，她是可以四無憑藉的坐着的，她有這種「功夫」。

當年，她每天都是一手提着一小桶稀飯，一手托着菜餚，坐在車後招搖過市的。

想到當年在車後的情景，她不禁笑出聲來，因為她記起那時頭戴笠帽，肩上披一件男人的深色襯衣的怪模怪樣，但立即把笑又嚥了回去。

想起當年居然還能笑，可見當年實在是距離得太久遠了。這感慨使她又想嘆氣了。

喬亦雲自認為早已不會觸景傷情，賣弄廉價的多情傷感了，這些年來她活得恬靜、開朗，她很少想到「過去」，儘管「過去」是她絕對忘不了的。

「見他的鬼，怎麼想起來坐這鬼車。」

「妳說什麼？」

「啊，」怎麼心裏的話竟會有了聲音？真是老了？喬亦雲立即收斂心神：「我沒說什麼。」

「我聽見了，你罵我鬼車。喬阿姨，我載妳是大面子；妳不知道，別人啊，想要坐我的車，門都不門。」

「我知道。也告訴你，別人想敲我一場電影，也是門都不門。」她學着李朋的口吻。她說的是真話，在這炎熱的下午，冒着斜暉的餘威，從比較清涼的近郊，擠到鬧市，順從這大孩子的請求：「你請我看《羅馬假期》，我請妳坐車。」心裏本來是有些勉強的。何況《羅馬假期》在初映，再映時早看過兩遍了，如今片子是三度來台，她並沒有三看的必要。

還不都爲了李朋他媽媽的激將有法：「妳不服老，妳去幹他們年輕人的活計。教妳去打球，游泳那是過分，就是教妳去看場電影，妳也未必有那興致。」

「誰說？看什麼？立刻去，還趕得上四點五十的一場。請妳。」

「我？明知道我有下班後的方桌會議。朋兒正要去，你們娘兒倆假期一番去吧。」

「朋兒有他的妞兒，我去算老幾？」

「喬阿姨，今天我空檔。」

當真老得連電影都看不動了？去！而且不坐計程坐機車。

但是，太陽曬得真有點令人吃不消。她不禁又想起當年的竹笠。就是農夫們頭上的那種竹笠，那人認爲比一般花花綠綠的女帽實用又好看。

那人！那人的影子在她眼前浮動。擋在眼前的却是李朋寬寬的肩背，肩背上披着女孩式的長髮。風吹起長髮，從髮絲隙縫中她看見他腮際青青的鬚根，正拚命的滋長着青春。

那人的頭髮不長，鬚鬚却濃。她幾乎伸手去摸李朋的臉了，可是立刻驚覺，回手從自己額上抹下一把汗水。紅燈，一個緊急剎車，使她整個撲在李朋背上，她豐滿柔軟的前胸，迫使那大男孩本能的震動了一下。

「小心，喬阿姨。」

過去的這種情形，那人總是說：「小心，笨人。」

笨人，真是笨人啊。假如不笨，怎麼會有那一場兒戲似的婚姻。都只爲了那人說：「現在我什麼都沒有

了，事業、金錢。只剩下一個妳了，給我一個家，如何？」於是，自己就以耶穌指十字架的心情，措起了一個家。

家應該是很甜美的，苦的是一份按時上下班的職業，使人沒有餘時餘力多付給「家」，否則何必下班時由辦公處所的大廚房代辦伙食，然後表演那一手提飯，一手端菜的車後絕技呢。那人的騎術不太純熟，有一次闖了紅燈，也亮起了兩人之間的紅燈。

警伯要他的駕駛執照，在那個小小夾層之間，是一張百元的美金大鈔。警伯笑着說：「繳罰款用不着這個。」那人再機警也來不及掩飾了，只有回頭交給她，她兩手都被食物佔着，笑着搖搖頭。

回到家裏，燈光不再那麼明亮，氣氛不再那麼溫馨。

她心裏只有一句話：「你竟然藏私。」每月他薄薄的新俸袋，不夠「家」的三分之一的開銷，是她把居室、傢什、飲食盡可能維持到一個水準的。

他沒有一句話解釋。多希望他說一千個理由，即使是都是謊言，但他只有一種莫可奈何的表情，一枝接着一枝的燃燒着香烟。

「不要作那種待決之囚的樣子。」

他聳聳肩。望一眼平放在桌子上的駕照，它的兩端露着那張美鈔。

「我不審判你。」她取起來，塞入他的衣袋。

如果真的不審判他多好，至少夢境可以維持得長一點。爲什麼却又偏偏要去偵察？

翻搜丈夫的口袋，是賢明妻子不該做的事情，「笨人」却做了。所幸，一無所得。但得到的是他神態上的改變，他再也不叫她「笨人」了。

啊，又一個紅燈。這次車利的穩，她也坐的穩。停住車，李朋回頭看看，彷彿表示「這回沒使妳受驚。」她木然。於是他喊：「喬阿姨。」

「幹什麼？」

「小心，又要開車了。」李朋笑着。

年輕人這種玩命式的飛車，那人是不會的，但他也玩命，是想玩別人命。

直到今天，她不能肯定那次那人是否真的居心要傷害她，可是當時，却直覺的感覺到：「他要殺我。」回家途中，必經一個平交道上。這平交道在較為僻遠的地帶，沒有柵欄，也無紅燈。開始經過這裏時，他一直是減速，慢行，等於謹慎的停、聽、看，而那次，明明已聽到遠處的隆隆車響，他却猛闖過去，就在那鐵軌之上，他一個轉側，把她甩落地上。總算她反應敏捷，滾落枕木之外，恰恰避過飛馳而來的列車。她沒有顧及自己的安危。想到的是：「一定把他嚇壞了。」

等到長長的列車馳過，雖然他飛奔過來扶持，但，從他的眼神裏，她好像讀到：「怎麼竟然不死？」什麼原因竟使愛變成了恨？她要追根究底。

只要認真偵察，不斷的偵察，不會有破獲不了的案件。她開始接觸他的同事、朋友，周圍有關的人，那原是她不太願意接觸的人們。

人們並不都幸災樂禍，誰願意負傳播是非之責？丈夫有外遇，敏感的妻子會第一個感覺到，而笨人是最後一個才知道。

感謝那個多嘴的女孩嗎？假如不是她逞能，結果又將是個什麼樣的結果？

那個讀初中的，看多了流行小說，自以為既懂感情又有正義感的女孩，鼓動着玫瑰花瓣樣的紅唇：

「阿姨，我好同情妳喲，×叔叔不是好人，他對不起妳，在還沒有和妳結婚的時候，好好早就和那女人要好了，那女人有兩個小孩子，又沒唸過什麼書，又胖，又難看，又兇，憑什麼她搶妳的丈夫？」

是那女人搶了她的丈夫？還是她搶了那女人之愛？孰先孰後？哪個是真？哪個是假？那人始終也沒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愛是可以偽裝的？真愛也會那麼善變？喬亦雲曾為自己的執着驕傲過，後來終於承認那執着是可笑的，不過她仍然很欣賞自己重視的那份愛。她曾寫出如是的詩句：「冰絲同抽情千縷，藕太隴玲蠶太癡。」

那人是藕嗎？何曾真的八面玲瓏。藕真的太癡嗎？當突破了自縛之繭之後，粉蛾不也如蝴蝶樣的翩跹自若了嗎？喬亦雲又笑了。

笑就應該是開心，爲什麼不想點開心的呢？

那位早已過世了的名攝影記者，他的鏡頭，曾獵取過他們最開心的影子。那人聚精會神的駕着車向前疾駛，她在後座輕鬆的揚起一隻手，頸子上飄揚着紅色的絲巾，更引人的是她翹着腳上的紅鞋，那年代坐機車都是斜跨着呢。那張彩色照是由樓上迎面俯攝的，攝影人在照片背後題着「紅菱艷」三個大字，以及細心的一行「搶獵此幀，借以獻上祝福」。

她清楚的記得照片上的色彩，人兒臉上的表情，但却再也想不起這張照片的下落了。

「我把它放在哪兒了呢？」

「喬阿姨，你說什麼？」

「不是跟你說，專心開車。」

前坐的人笑了，他是笑阿姨神經病？總是自言自語。這種對說話的不能控制，已非一年之事了。但喬亦雲並不承認自己精神方面有什麼不正常。她總是自我解嘲的說：「這才真是言爲心聲的表現。心裏一想到什麼，口裏就會發出什麼聲音來。」同時，更「失禁」的是她的思緒，隨時隨地她都會沉入冥想裏，而想的却絕不具體。像一般文章裏寫的那樣：「拉開了回憶的帷幕，往事就浮現在眼前……」以前喬亦雲總認爲那是文人們「爲賦新詩強說愁」所製的濫調。

可是，此時，坐在車後，爲躲避迎面射來的陽光，她把頭低低的抵在李朋的背上，看不見兩旁的街景，半闔着眼兒，整個人都沉落在舊夢中。

人們都說：「恨由愛生。」而她却怎麼樣也感覺不到會恨過那人。和那人相共時，她對他是無理由，無條件的熱愛着，那人離去後，她只是無限的思念，無限的希冀，直到思念衰老，希冀成空，她也不會一絲一毫恨過他。「恨是什麼味道？」她幾乎又問出聲來。於是她記起她曾如此問過。